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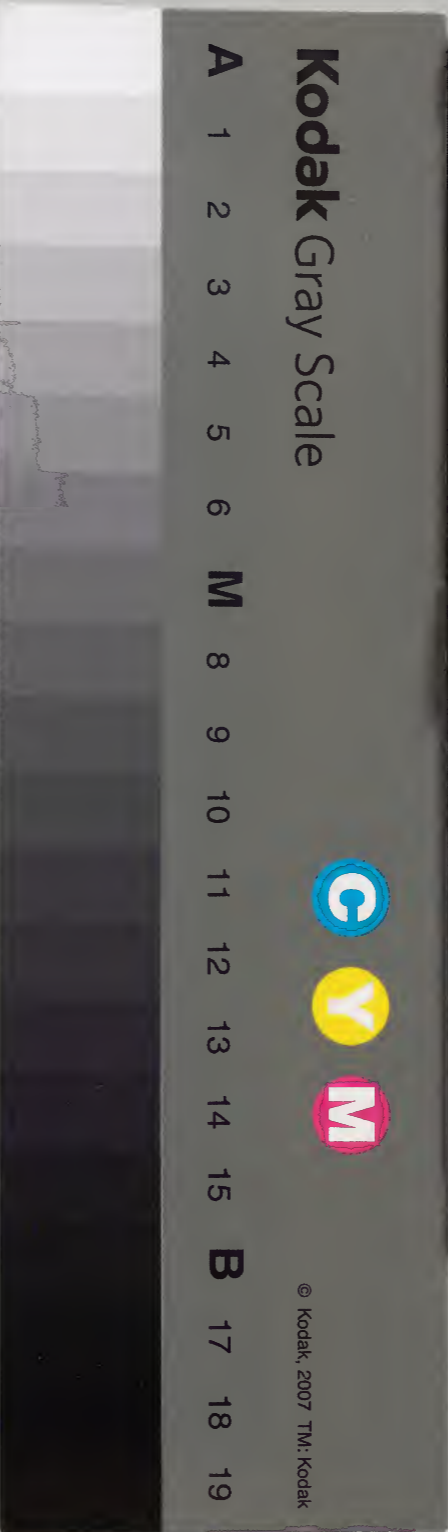
文章正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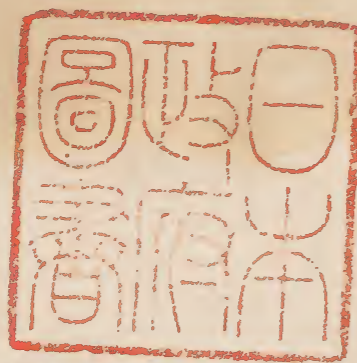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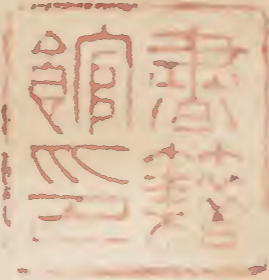
四之六

漢書門類			
五	七	〇	九
一	三	函	號
三	架	冊	架

內閣文庫			
三	二	函	架
五	七	〇	九
二	〇	冊	架
六	架	冊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709	
冊數	20	(3)
函號	362		7





集錄真西山文章正宗卷第四

辭命

淺草文庫

昭帝令民毋出田租詔

始元二年遣使者振貸貧民毋種食

者秋八月詔云云

往年災害多今年蠶麥傷所振貸種食勿收責毋令民出今年田租

又四年秋七月詔曰

比歲不登民匱於食流庸未盡還

流庸謂去其本鄉而行爲

人庸往時令民共出馬其止勿出諸給中都官

者且減之

又元風二年六月
赦天下詔曰

朕聞百姓未贍前年減漕三百萬石減省轉漕所以休力

也役頗省乘輿馬及苑馬以補邊郡三輔傳馬其

令郡國毋歛今年馬口錢三輔太常郡得以菽

粟當賦百官表太常主諸陵別治其縣爵秩如三輔郡

又三年春正月詔曰

廼者民被水災頗匱於食朕虛倉廩使使者振困乏其止四年毋漕三年以前所振貸非丞相

御史所請邊郡受牛者勿收責武帝始開三邊徙民屯田皆與

犁牛後丞相御史復間有所請今勅自上所賜與勿收責丞相所請乃令其顧稅耳

又六年春正月
赦天下詔曰

夫穀賤傷農今三輔太常穀減賤其令以菽粟

當今年賦

又元平元年春
二月詔曰

天下以農桑為本日者省用罷不急官減外繇

耕桑者益衆而百姓未能家給朕甚愍焉其減

口賦錢有司奏請減十三上許之○是時霍光用事復脩孝文之政輕徭薄賦與民休

息而詔辭又皆簡質可尚不事虛文若有其事而無其辭者如始元元年遣故廷尉等五人持節行郡國舉賢良問民所疾苦寃失職者二年三月振貸種食五年夏罷天下亭毋馬及馬弩關六年二月議罷鹽鐵榷酤秋七月罷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元鳳四年春正月詔毋收四年五年口賦三年以前逋更賦未入者皆勿收凡此皆與民休息之事也魏相之所條奏者其殆此乎

賜韓福策

丞郡韓福以德行徵至京師賜策書束帛遣歸本紀元鳳元年

朕閔勞以官職之事其務脩孝弟以教鄉里今

郡縣常以正月賜羊酒有不幸者賜衣被一襲

祠以中牢

按漢世待德行之士如此可謂有禮矣其後平帝時龔勝為光祿大夫瑯

邪邴漢亦以清行徵用為太中大夫王莽秉政勝與漢俱乞骸骨於是莽依故事白遣勝漢曰惟元始二年六月庚寅光祿大夫太中大夫耆艾二人以老病罷太皇太后使謁者僕射策之曰蓋聞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事所以恭讓而不盡其力也今大夫年至矣朕愍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其上子若孫若同產同產子一人大夫其脩身守道以終高年賜帛及行道舍宿歲時羊酒衣衾皆如韓福故事所上子男皆除為郎莽雖無道然其白遣節義之士恩義殷勤甚備豈非其修飾立名之時歟

賜燕王旦璽書

元鳳元年燕王旦謀反事覺天子使使者賜王璽書

云云

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

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侯等誅討
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
相應故邪樊鄴曹灌攜劍推鋒從高皇帝墾菑
除害耘鋤海內當此之時頭如蓬葆勤苦至矣
然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
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
弟及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廼與他姓異族
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所親有悖逆之心無
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齋酌

見高祖之廟乎

旦得書以符璽屬醫工長謝相
二千石奉事不謹死矣即以綬

自經

宣帝議孝武廟樂詔

本始二年五月

朕以眇身奉承祖宗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
仁義選明將討不服匈奴遠遁平氏羌昆明南
越百蠻鄉風欵塞來享建太學脩郊祀定正朔
協音律封泰山塞宣房符瑞應寶鼎出白麟獲
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其議奏

有司奏請

宜加尊號

六月庚午尊孝武廟為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下世世獻

置廷平詔

刑法志云武帝時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姦吏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宣帝自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宣帝自

在問簡而知其若此及即位廷史路溫舒上疏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上深愍焉乃下詔云云

間者吏用法巧文寢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與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史與郡鞠獄任輕祿薄其為置廷平秩六百石負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

地震詔

四年三月郡國四十九地震或山崩水出

蓋災異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業奉宗廟託于

士民之上未能和羣生廼者地震北海琅邪壞祖宗廟朕甚懼焉丞相御史其與列侯中二千石博問經學之士有以應變輔朕之不逮毋有所諱令三輔太常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各一人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條奏被地震壞敗甚者勿收租賦大赦天下

上以宗廟墮素服避正殿五日○按漢自文帝日食下詔之後踵為故常不皆出於誠意此後非他有關繫者不悉錄

嘉霍光詔

地節二年三月

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宿衛孝武皇帝三十餘

年輔孝昭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義率三公諸侯九卿定萬世策以安宗廟天下蒸庶咸以安寧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功如蕭相國

是時光薨

爵王成詔

三年三月

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猶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相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其秩成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

後詔

使丞相御史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偽自增加以蒙顯賞是

後俗吏多為虛名

罷車騎等屯兵詔

三年十月

迺者九月壬申地震朕甚懼焉有能箴朕過失及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匡朕之不逮毋諱有司朕既不德不能附遠是以邊境屯戍未息今復飭兵重屯久勞百姓非所以綏天下也其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兵

令郡國舉孝弟等詔

十月

朕既不逮導民不明反側晨興念慮萬方不忘

元元唯恐羞先帝聖德故並舉賢良方正以親
萬姓歷載臻茲然而俗化闕焉傳曰孝弟也者
其為仁之本與其令郡國舉孝弟有行義聞於
鄉里者各一人

有喪者勿繇事詔

四年二月

導民以孝則天下順今百姓或遭衰經凶災而
吏繇事使不得葬傷孝子之心朕甚憐之自今
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斂送終
盡其子道

子首匿父母等勿坐詔

五月

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禍患猶蒙死
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
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
凡首匿者言為謀首而藏匿罪人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
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

減鹽賈及歲上繫囚詔

九月

朕惟百姓失職不贍遣使者循行郡國問民所
疾苦吏或營私煩擾不顧厥咎朕甚聞之今年

郡國頗被水災已振貸鹽民之食而賈咸貴衆

庶重困其減天下鹽賈又曰令甲死者不可生

天子詔所增損不在律上者為令今有元刑者後故有甲乙若今之第一第二篇云爾

不可息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稱今繫者或以

掠辜若飢寒煠死獄中煠病也謂囚以掠笞何及飢寒而病死也

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

以掠笞若瘦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

殿最以聞凡言殿最者殿後也課居後也最首也課居先也

博舉吏民詔元康元年八月

朕不明六藝鬱于大道是以陰陽風雨未時其

博舉吏民厥身脩正通文學明於先王之術能

宣究其意者各二人中二千石各一人按宣帝此詔最

為知本然未聞當時有能舉其人以副上意者惜哉

令二千石察中屬詔二年五月

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群生也能

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

然用法或持巧心私律貳端深淺不平謂分破律條妄

生端緒以出入人罪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

亡繇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
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務平法或
擅興繇役飾厨傳稱過使客厨謂飲食傳謂傳
舍言使人及賓客
來者稱其意而遣之令過六也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猶踐薄
冰以待白豈不死哉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
朕甚愍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

封海昏侯詔三年

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恩藥而不殊謂明
於仁
恩不離絕也其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侯食邑四千

戶

令八十以上非誣告等勿坐詔四年
正月

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衰微亦亡暴虐
一作逆亂之心今或懼文法拘執圜不終天年朕

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

人他皆勿坐遣太中大夫彊等十二人循行天

下存問鰥寡覽觀風俗察吏治得失舉茂材異

倫之士刑法志曰景帝三年詔八十以上八歲

又下詔云云至成帝鴻嘉元年定今年未滿七
歲賊鬪傷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

死合於三赦雖弱老眊之人此皆法令稍定近古而便民者也

報張安世詔

將軍年老被病朕甚閔之雖不能視事折衝萬里君先帝大臣明於治亂朕所不及得數問焉何感而上書歸衛將軍富平侯印薄朕忘故非所望也願將軍彊養食近鑿藥專精神以輔天

親奉祀詔

蓋聞天子尊事天地修祀山川古今通禮也間

者上帝之祠闕而不親十有餘年朕甚懼焉朕

親飭躬齋戒親奉祀為百姓蒙嘉氣獲豐年焉

賜趙充國書

神爵元年先零諸羌反上遣丙吉問充國曰將軍度羌虜

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兵難渝度願馳至金城圍上方畧酒泉太守辛武賢奏以七月上旬分兵並出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充國欲捐罕开之過隱而弗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議者以為不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上乃拜許延壽為疆弩將軍武賢為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策以書教讓充國云云

皇帝問後將軍其言暴露將軍計欲至正月廼

擊罕羌羌人當獲麥已遠其妻子積兵萬人欲

為酒泉燉煌寇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令張
掖以東粟石巨餘芻橐束數十轉輸並起百姓
煩擾將軍將萬餘之眾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
爭其畜食欲三冬虜皆當畜食多畜讀曰蓄顏
本食字句絕
臧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瘃寒朔
也竹足
反寧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
勝顏本微
字句絕微將軍誰不樂此者按微猶無也言
雖無將軍人皆
此樂今詔破羌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人燉煌
太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

將婁月氏兵四千人婁羌名
兒遮反亡虜萬二千人齎
三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擊罕羌入鮮水北
句廉上句音鈞謂水岸
曲而有廉稜也去酒泉八百里去將軍
可千二百里將軍其引兵便道西並進雖不相
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來分散其心意離其
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已詔中郎將印
將胡越伙飛射士步兵二校尉益將軍兵今五
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太白出高用兵
深入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凶將軍急裝因天時

誅不義萬下以全勿復有疑

充國既得讓以為將任兵在外便宜

有守以安國家廼上書謝罪因陳兵利害曰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則罕開之屬不煩兵而服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計焉後罕竟不煩兵而下其秋充國病上賜書云云

二

制詔後將軍聞苦腳脛寒泄將軍年老加疾一朝之變不可諱朕甚憂之今詔破羌將軍詣屯所為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以十二月擊先零羌即疾劇留屯毋行獨遣破羌彊弩

將軍

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散欲罷罷能騎兵屯田以待其散作奏未上會得進兵

璽書遂上屯田奏上報云云

三

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熟計其便復奏

充國上狀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上復賜報云云

四

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可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

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畧人民將何以止之又大开小开前言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留得亡校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并擊我此謂本始五年伐先零不分別大小其意常恐今兵开本意是以大小开有此言也

不出得亡變生與先零為一將軍熟計復奏

充國

奏以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士崩歸德宜不久矣丞相魏相曰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云

五

皇帝問後將軍上書言羌虜可勝之道今聽將

軍將軍計善其上留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將

軍疆食慎兵事自愛

按宣帝充國君臣間論難往復猶家人父子唯諾然

君明臣忠千載之下猶可師也充國奏見後卷議論中

益小吏祿詔

神爵三年八月

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

五若食一斛則益五斗

褒黃霸詔

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因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於教化興於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及帛

郡國等勿行苛政詔

五鳳元年八月

夫婚姻之禮人倫之大者也酒食之會所以行

禮樂也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令民亡所樂非所以導民也詩不云乎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勿行苛政

客禮待單于詔

甘露二年十二月

蓋聞五帝三王禮所不施不及以政今匈奴單于稱北藩臣朝正月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禮待之位按此蕭望之之議也事見後在諸侯王上

戒不禁姦邪詔

黃龍元年正月

蓋聞上古之治君臣同心舉措曲直各得其所
是以上下和洽海內康平其德弗可及已朕既
不明數申詔公卿大夫務行寬大順民所疾苦
將欲配三王之隆明先帝之德也今吏或以不
禁姦邪為寬大縱釋有罪為不苛或以酷惡為
賢皆失其中竹仲反奉詔宣化如此豈不繆哉方
今天下少事繇役省減兵革不動而民多貧盜
賊不止其咎安在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為欺謾
以避其課三公不以為意朕將何任諸請詔省

卒徒自給者皆止

先是武帝以用度不足或奉使出受奉祿自省其徒衆

以取其廩者或自給於是姦吏綠以為利所得多於本祿故絕之

御史察計簿

疑非實者按之使真偽毋相亂

按舊說以為宣帝平時尚嚴至

黃龍初熟知治體始務行寬大今玩其辭意正謂吏不禁姦邪縱釋有罪為非而欲察計簿之欺謾非實者乃是欲加嚴耳非真務行寬大也

元帝遣光祿大夫循行詔

初元元年四月

朕承先帝之聖緒獲奉宗廟戰戰兢兢間者地
數動而未靜懼於天地之戒不知所繇方田作
時朕憂丞庶之失業臨遣光祿大夫褒等十二

人循行天下存問耆老鰥寡孤獨困乏失職之
民延登賢俊招顯側陋因覽風俗之化相守二
千石誠能正躬勞力宣明教化以親萬姓則六
合之內和親庶幾乎無憂矣書不云乎股肱良
哉庶事康哉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議律令詔

刑法志云宣帝置廷平獄刑號
為平矣時鄭昌上疏言不若刪
定律令宣帝未及脩正
元帝初立乃下詔云云

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
今律令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

羅元元之不逮斯豈刑中之意哉其議律令可

蠲除輕減者條奏惟在便安萬姓而已

至成帝
河平中

復下詔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
知條奏有司無仲山甫將明之才不能因時廣
宣主恩建立明制為一代之法而徒摘撫微細
毛舉數事以塞詔而已是以大議不立遂以至
今按史氏之說如此則元成雖有此詔徒文具而無施行之實云

宮館希御者勿治詔

間者陰陽不調黎民飢寒無以保治惟德淺薄
不足以充入舊貫之居其令諸宮館希御幸者
勿繕治太僕減穀食馬水衡省肉食獸

按元帝
詔令為

民而下者甚衆然恭顯用事朝無善政豈能使民實被上澤今特存一二不盡錄也

罷擊珠厓詔

珠厓虜殺吏民背畔爲逆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棄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狐疑辟難則守屯田通于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况乎辟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詹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厓

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不欲勿彊

其事見後賈推之議

災異赦天下詔

二年三月

蓋聞聖賢在位陰陽和風雨時日月光星辰靜黎庶康寧考終厥命今朕恭承天地託于公侯之上明不能燭德不能綏災異並臻連年不息乃二月戊午地震于隴西郡毀落太上皇廟殿壁木飾壞敗獮道縣城郭官寺及民室屋壓殺人衆山崩地裂水泉涌出天惟降災震驚朕師治有大虧咎至於斯夙夜兢兢不通大變深惟

鬱悼未知其序間者歲數不登元元困乏不勝
飢寒以陷刑辟朕甚閔之郡國被地動災甚者
無出租賦赦天下有可蠲除減省以便萬姓者
條奏毋有所諱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舉茂材異
等直言極諫之士朕將親覽焉按元帝之詔因
災異而下者亦
多今不
悉錄

報貢禹詔

初元二
三年間

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守經據古不阿
當世孳孳於民俗之所寡故親近生幾參國政

今未得久聞生之奇論也而云欲退豈意有所
恨與將在位者與生殊乎往者嘗令金敞語生
欲及生時祿生之子既已諭矣今復云子少夫
以王命辦護生家雖百子何以加傳曰亡懷土
何必思故鄉生其彊飭慎疾以自輔

賜蕭望之爵邑詔

宣帝疾太子太傅望之
受遺詔為前將軍輔政

上即位數宴見言事中書令弘恭石顯久
典樞機奏望之等朋黨請謁者召致廷尉
免為庶人後數月
制詔御史云云

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傳故前將軍望之傳朕八

年道以經術厥功茂焉其賜爵關內侯食邑八

百戶給事中朝朔望坐次將軍太子方倚以為宰相會望之子

級上書訟望之前事恭顯等白望之教子上書歸非於上敕詔望之望之自殺元帝無剛明之德故不能終全師傅之恩後世人主所當戒也

罷甘泉建章宮衛等詔六月

蓋聞安民之道本繇陰陽間者陰陽錯繆風雨不時朕之不德庶幾群公有敢言朕之過者今則不然媮合苟從未肯極言媮與偷同朕甚閔焉永惟烝庶之飢寒遠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之作

衛於不居之宮恐非所以佐陰陽之道也其罷

甘泉建章宮衛令就農百官各省費條奏毋有

所諱有司勉之毋犯四時之禁丞相御史舉天

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於是言事者衆或進擢召見人人自以得意

上

赦天下詔永光元年三月

五帝三王任賢使能以登至平而今不治者豈斯民異哉咎在朕之不明亡以知賢也是故壬人在位而吉士雍蔽雍讀曰壅重以周秦之弊民漸

薄俗去禮義觸刑法豈不哀哉繇此觀之元元何辜其赦天下令厲精自新各務農畝無田者皆假之貸種食如貧民賜吏六百石以上爵五大夫勤事吏二級爲父後者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

條責丞相御史詔

永光元年春霜夏寒日青無光上以詔條責丞

相于定國等

郎有從東方來者言民父子相棄丞相御史案事之吏匿不言邪將從東方來者加增之也何

以錯繆至是欲知其實方今年歲未可預知也即有水旱其憂不細公卿有可以防其未然救其已然者不音否各以誠對毋有所諱定國上書自劾歸侯

印上賜安車駟馬罷就第

賜馮奉世璽書

永光二年秋隴西羌反於

是遣奉世將萬二千騎以將屯爲名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乃足以決事書奏天子大爲發兵六萬餘人拜太常弋陽侯任千秋爲奮武將軍以助焉奉世上言願得其衆不須煩大將因陳轉輸之費上以璽書勞奉世且讓之

皇帝問將兵右將軍甚苦暴露羌虜侵邊境殺

吏民甚逆天道故遣將軍帥士大夫行天誅以將軍材質之美奮精兵誅不軌百下百全之道也今乃有畔敵之名大為中國羞以昔不閑習之故邪以恩厚未洽信約不明也朕甚恠之上書言羌虜依深山多徑道不得不多分部遮要害須得後發營士足以決事部署已定執不可復置大將聞之前為將軍兵少不足自守故發近所騎日夜詣非為擊也今發三輔河東弘農越騎迹射欽飛設者羽林孤兒及呼速索噶種

噶音辱羌別種也設者謂能疆弩者也

方急遣

言令速至軍所也

且兵凶

器也必有成敗者患策不預定料敵不審也故復遣奮武將軍兵法曰大將軍出必有偏裨所以揚威武參計策將軍又何疑焉夫愛吏士得衆心舉而無悔禽敵必全將軍之職也若乃轉輸之費則有司存將軍勿憂須奮武將軍兵到合擊羌虜

議罷郡國廟詔

元帝時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

親盡三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示及施耳永光四年乃下詔先

周言

罷郡國
廟云云

蓋聞明王之御世也遭時為法因事制宜往者
天下初定遠方未賓因嘗所親以立宗廟蓋建
威銷萌一民之至權也今賴天地之靈宗廟之
福四方同軌蠻貊貢職久遵而不定令疏遠卑
賤共承尊祀殆非皇天祖宗之意朕甚懼焉傳
不云乎吾不與祭如不祭其與將軍列侯中二
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丞相玄成等七十人
宜無修奏可詳見
後韋玄成等議

議廟禮詔

罷郡國廟後月餘復下詔曰蓋

廟萬世不毀所以明尊祖敬宗著親親也朕獲承祖宗之重惟大禮未備戰慄恐懼不敢自顧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玄成等四十四人奏議以為高帝宜為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宜毀許嘉等二十九人以為孝文皇帝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廷尉以為孝武皇帝宜為世宗之廟諫大夫尹更始等以為皇帝宜為世宗於昭穆非正禮宜毀於是上重其事依違者一年乃下詔云云

蓋聞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尊尊之大義也存
親廟四親親之至恩也高皇帝為天下誅暴除

亂受命而帝功莫大焉孝文皇帝國為代王諸
呂作亂海內搖動然群臣黎庶靡不壹意北面
歸心猶謙辭固讓而後即位削亂秦之迹與三
代之風是以百姓晏然咸獲嘉福德莫盛焉高
皇帝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世世承祀傳
之無窮朕甚樂之孝宣皇帝為孝昭皇帝後於
義壹體孝景皇帝廟及考皇廟皆親盡其正禮

儀

玄成等奏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奏可詳見後

赦天下詔

二年二月

蓋聞唐虞象刑而民不犯殷周法行而姦軌服
今朕獲承高祖之洪業託位公侯之上夙夜戰
栗永惟百姓之急未嘗有忘焉然而陰陽未調
三光晡昧元元大困流散道路盜賊並興有司
又長殘賊失牧民之術是皆朕之不明政有所
虧咎至於此朕甚自耻為民父母若是之薄謂
百姓何其大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
酒鰥寡孤獨高年三老孝弟力田帛

日食舉茂材賢良詔

三月

朕戰戰栗栗夙夜思過失不敢荒寧惟陰陽不
調未燭其咎屢敕公卿日望有效至今有司執
政未得其中施與禁切未合民心暴猛之俗彌
長和睦之道日衰百姓愁苦靡所錯躬是以氛
邪歲增侵犯太陽正氣湛掩日久奪光廼壬戌
日有蝕之天見大異以戒朕躬朕甚悼焉其令
內郡國舉茂材異等賢良直言之士各一人

赦天下詔

六月

間者連年不收四方咸困元元之民勞於耕耘

又亡成功困於饑饉亡以相救朕爲民父母德
不能覆而有其刑甚自傷焉其赦天下

赦天下詔

四年
二月

朕承至尊之重不能燭理百姓屢遭凶咎加以
邊竟不安師旅在外賦歛轉輸元元騷動窮困
亡聊犯法抵罪夫上失其道而繩下以深刑朕
甚痛之其赦天下所貸貧民勿收責

日食求直言

六月

蓋聞明王在上忠賢布職則群生和樂方外蒙

澤今朕暗于大道夙夜憂勞不通其理靡瞻
不眩靡聽不惑是以政令多還反民心未得邪
說空進事亡成功此天下所著聞也公卿大夫
好惡不同或緣姦作邪侵削細民元元安所歸
命哉廼六月晦日有食之詩不云乎今此下民
亦孔之哀自今以來公卿大夫其勉思天戒慎
身修永以輔朕之不逮直言盡意無有所諱

初陵勿置縣邑詔十月

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願也頃

者有司緣臣子之義奏徙郡國民以奉園陵令
百姓遠棄先祖墳墓破業失產親戚別離人懷
思慕之心家有不自安之意是以東垂被虛耗
之害關中有無聊之民非久長之策也詩不云
虐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今
所爲初陵者勿置縣邑使天下咸安土樂業亡
有動搖之心布告天下令明知之

議封片延壽等詔建昭四年春

匈奴郅支單于背畔禮義留殺漢使者吏士甚

逆道理朕豈忘之哉所以優游而不征者重勤
師衆勞將三故隱忍而未有云也今延壽湯睹
便宜乘時利結城郭諸國擅興師矯詔制而征
之賴天地宗廟之靈討郅支單于斬獲其首
及闕氏貴人名王以下千數雖踰義干法內不
煩一夫之役不開府庫之藏因敵之糧以贍軍
用立功萬里之外威震百蠻名顯四海爲國除
殘兵革之原息邊竟得以安然猶不免死亡之
患罪當在於奉憲朕甚閔之其赦延壽湯罪勿

治詔公卿議封焉

事見後劉向請封
甘延壽等事中

赦天下詔

五年
三月

蓋聞明王之治國也明好惡而定去就崇敬讓
而民興行故法設而民不犯令施而民從今朕
獲保宗廟兢兢業業匪敢懈怠德薄明晡教化
淺微傳不云平日姓有過在予一人其赦天下
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三老孝弟力田帛
又曰方春農桑興百姓戮力自盡之時也故是
月勞農勸民無使後時今不良之吏覆案小罪

徵召證案與不急之事以妨百姓使失一時之作亡終歲之功公卿其明察申救之

使車騎將軍論單于竟寧元年

單于上書願罷北邊更士屯戍子孫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為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也敬諭單于之意朕無疑焉為單于惟其不罷故使大司馬車騎將軍嘉曉

單于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其事詳見後侯應議中

成帝報匡衡詔建始初

君以道德脩明位在三公先帝委政遂及朕躬君遵脩法度勤勞公家朕嘉與君同心合意庶幾有成今司隸校尉尊安詆欺加非於君朕甚閔焉方下有司問狀君何疑而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未燭也傳不云乎禮義不愆何恤人之言君其察焉車精神近醫藥彊食自愛

報張禹策前

朕以幼年執政萬機懼失其中君以道德為師
故委國政君何疑而數乞骸骨忽忘雅素欲避
流言朕無聞焉君其固心致思總秉諸事惟以
孳孳無違朕意加賜黃金百斤養牛上尊酒大
官致養侍醫視疾使者臨問按成帝之報匡衡
報張禹禮意可謂
至矣如非其人何存之以見
當時賢者不任而任者非賢

賜淮陽王欽璽書

建始元年欽
宣帝子也

皇帝問淮陽王有司奏王舅張博數遺王書非
毀政治謗訕天子褒舉諸侯稱引周湯以調或

王

謂古
諂字

所言尤惡悖逆無道王不舉奏而多與

金錢報以好言臯至不赦朕惻焉不忍聞為王
傷之推原厥本不祥自博惟王之心匪同于凶

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駿申諭朕意詩

不云乎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王其勉之

又使駿
諭指曰

禮為諸侯制相朝聘之義蓋以考禮壹德尊事
天子也且三不學詩乎詩云俾侯于魯為周室
輔今王舅博數遺王書所言悖逆王幸受詔策
通經術知諸侯名譽不當出竟天子普福德布
於朝而恬有博言多予金錢與相報應不忠莫
大焉故亭諸侯王獲罪京師罪惡輕重縱不伏
誅必蒙遷削貶黜之罪未有但已者也今聖主
赦王之罪又憐三失計忘本為博所惑加賜璽

書使諫大夫申諭至意。殷勤之恩，豈有量哉？博等所犯，惡大群下之罪，共攻王法之所不赦也。自今以來，王無復以博等累心，務與眾棄之。春秋之義，去能變政，易曰：藉用白茅，無咎。言臣子之道，改過自新，潔已以承上，然後免於咎也。王其留意，植戒惟思，所以悔過易行，塞重責，稱厚恩者，如此則長有富貴，其社稷安矣。於是淮陽王欽免冠，冠首謝曰：奉藩無狀，過惡暴列，陛下不忍致法，加大恩，遺使者申諭，道術守藩之義，伏念博罪惡尤深，當伏重誅，敢願悉心自新，奉承詔策，頓首死罪。

敕諭東平王宇璽書

宇宣帝子也，事太后，內不相得，太后上書。

言之求守杜陵園上於
是遣使奉璽書敕諭之

皇帝問東平王蓋聞親親之恩莫重於孝尊尊

之義莫大於忠，故諸侯在位不驕，以致孝道，制節謹度，以翼天子。然後富貴不離其身，而社稷可保。今聞王自脩有闕，本朝不和，流言紛紛，謗自內興，朕甚憐焉。為王懼之，詩不云乎：毋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朕惟王之春秋方剛，忽於道德，意有所移，忠言未納。故臨遣大中大夫子蟜張姓諭王，朕意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王其深惟熟思之，無違朕意。

賜東平太后璽書

皇帝使諸吏宦者令承問東平王太后朕有聞
王太后少加意焉夫福善之門莫美於和睦患
咎之首莫大於內離今東平王出襁褓之中而
託于南面之位以年齒方剛涉學日寡驚忽臣
下不自他於太后以是之間能無失禮義者其
惟聖人乎傳曰父爲子隱直在其中矣王太后
明察此意不可不詳閨門之內母子之間同氣
異息骨肉之恩豈可忽哉豈可忽哉昔周公戒
伯禽曰故舊無大故則不可棄也母求備於一
人夫以故舊之恩猶忍小惡而況此乎已遣使
者諭王王既悔過服罪太后寬忍以貫之後宜
不敢王太后彊饗止思念慎疾自愛

敕東平王傅相詔書

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者欲
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而不
失厥家者未之有也今王富於春秋氣力武勇
獲師傅之教淺加以少所聞見自今以來非五
經之正術敢以游獵非禮道王者輒以名聞

此按

與前同一事故附焉觀東平王一事而漢庭處之曲盡如此可謂得治親之蘊矣

復東平王割縣詔

建始中

蓋聞仁以親親古之道也前東平王有闕有司請廢朕不忍又請前朕不敢專惟王之至親未嘗忘於心今聞王改行自新尊脩經術親近仁人非法之求不以奸吏朕甚嘉焉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其復前所削縣如故

宇前有罪詔削

樊亢父二縣後三歲天子詔復之後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上以問大將軍王鳳對曰臣聞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禮不言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度以防危失而求諸書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惟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不許之辭宜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王審樂道傳相皆儒者旦夕講誦足以正身虞意夫小辯破義小道不通致遠恐泥皆不足以留意諸益於經術者不愛於王

減死刑詔

河平中

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他比日以益滋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諭衆庶不亦難乎於以羅元元之民天絕亡辜

豈不哀哉其令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審核之務準古法朕將盡心覽焉

事已見元帝議律令詔下

封楚王囂子詔

河平四年六月○囂宣帝子成帝時入朝被疾天子

閱之下詔云云

蓋聞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楚王囂素行孝順仁慈之國以來二十餘年嬖介之過未嘗聞朕甚嘉之今迺遭命罹于惡疾夫子

所痛曰蔑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朕甚閔焉夫行純茂而不顯異則有國者將何勗哉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今王朝正月詔與子男一人俱其以廣戚縣戶四千三百封其子勳為廣戚侯

報許皇后詔

孝成許皇后平恩侯嘉女也自為妃至即位常寵於上後

宮希得進見皇太后及帝諸舅憂上無繼嗣時又數有災異劉向谷永等皆陳其咎在於後宮上然其言於是省減椒房掖庭用度皇后乃上疏曰迺迺壬寅日大辰秋受詔椒房儀法御服輿駕所發諸宮署及所造作遺賜外家群臣妾皆如竟寧以前故

事妾伏自念入椒房以來遺賜外家未嘗
踰故事每輒決上可覆問也今誠時世異
制長短相補不出漢制而已纖微之間未
必不可同若竟寧前與黃龍前豈相放哉家
吏不曉今壹受詔如此且使妾搥手不得
今言無得發取諸宮殆謂未央宮不屬妾
不宜獨取也言妾家府亦不當得妾竊惑
焉幸得賜湯沐邑以自奉養亦小發取其
中何害於誼而不可哉又詔書言服御所
造皆如竟寧前吏誠不能揆其意即且令
妾被服所為不得不如前設妾欲作某屏
風張於某所曰故事無有或不能得則必
繩妾以詔書矣此二事誠不可行惟陛下
省察官吏伎狠必欲自勝幸妾尚貴時猶
以不急事操人況今日日益侵又獲此詔
其操約人豈有所訢陛下見妾在椒房終
不肯給妾纖微內邪若不私府小取將安
所仰乎又故事以特牛祠大父母戴侯敬

侯皆得蒙恩以大牢祠今當率如故事惟
陛下哀之今吏甫受詔讀記蓋豫言使后
知之非可復若私府有所取也其萌芽所
以約制妾者恐失人理今但損車駕及母
若未央宮有所發遺賜衣服如故事則可
矣其餘誠太迫急奈何妾薄命端遇竟寧
前竟寧前於今世而此之豈可邪惟陛下
深察焉上亦深察焉劉向谷永之言以報
皇帝問皇后所言爭問之夫曰者衆陽之宗天
光之貴王老之象人言之位也夫以陰而侵陽
虧其正體是非下陵上妻乘天賤踰貴之變與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變異爲衆莫若日蝕大自
漢興日蝕亦爲占靈之屬見以今揆之豈有此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儒

等之効與諸侯拘迫漢制故相執持之也又安
獲齊趙七國之難將相大臣裏誠示忠惟義是
從裏古又惡有上官博陸宣成之謀若乃徒步
豪傑非有陳勝項梁之群也匈奴夷狄非有冒
頓郅支之倫也方外內鄉百一賓服殊俗慕義
八州懷德雖使其懷挾邪意猶不足憂又况其
無乎求於夷狄無有求於臣下無有微後宮也
當何以塞之日者建始元年正月白氣出於營
室營室者天子之後宮也正月於尚書爲皇極

皇極者王氣之極也白者西方之氣其於春當
廢今正於王極之月興廢氣於後宮視后妾無
能懷任保全者以著繼嗣之微賤人將起也至
其九月流星如瓜出於文昌貫紫宮尾委曲如
龍臨於鉤陳此又章顯前尤著在內也其後則
有北宮并溢南流逆理數郡水出流殺人民後
則訛言謂荆驚震女童入殿咸莫覺知夫河者
水陰四流之長今乃大決沒漂陵邑斯昭陰盛
盈溢違經絕紀之應也迺昔之月風巢于樹野

鵲變色五月庚子鳥於其巢太山之域易曰鳥
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言王者
處民上如鳥之處巢也不顧邨百姓百姓畔而
去之若鳥之自焚也雖先快意說笑其後必號
而無及也百姓喪其君若牛亡其毛也故稱凶
泰山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正於岱宗之山甚
可懼也三月癸未大風自西搖祖宗寢廟揚裂
帷席折拔樹木頓僵車輦毀壞檻屋災及宗廟
足為寒心四月己亥日蝕東井轉旋且索與既

無異

轉旋且索言須臾之間則欲盡也既亦盡耳

已猶戊也亥復水

也

已戊皆中宮為君亥為水陰氣也

明陰盛咎在內於戊已虧

君體著絕世於皇極顯禍敗及京都於東井變
恠衆備末重益大來數益甚成形之禍月以迫
切不救之患日寢婁深咎灼灼若此豈可以
忽哉書云高宗彤日粵有雉雉祖已曰惟先假
王正厥事又曰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
即飭椒房及掖庭耳今皇后有所疑便不便其
條刺使大長秋來白之吏拘於法亦安足過蓋

矯枉者過直古今同之且財幣之省特牛之祠
其於皇后所以扶助德美為華寵也咎根不除
災變相襲祖宗且不血食何戴侯也傳不云乎
以約失之者鮮審皇后欲從其奢與朕亦當法
孝武皇帝也如此則甘泉建章可復興矣世俗
歲殊時變日化遭事制宜因時而移舊之非者
何可放焉君子之道樂因循而重改作昔魯人
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蓋
惡之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

大命以傾孝文皇帝朕之師也皇太后皇后成
法也假使太后在彼時不如職今見親厚又惡
可以踰乎皇后其刻心秉德毋違先后之制度
力誼勉行稱順婦道減省群事謙約為右其孝
東宮毋闕朔望東宮太后所居也推誠求寃爰

何不臧養名顯行以息眾謹垂則列妾使有法
焉皇后深惟毋忽

是時大將軍鳳用事威權尤盛其後比三年日蝕言事者

頗歸咎於鳳矣而谷永等遂著之許氏許氏自知為鳳所不佑久之皇后寵亦益衰而後宮多新愛后姊平安剛侯夫人謂等為媚道祝詛後宮有身者王美人及鳳等事發覺太后大怒下

吏考問謂等誅死許后坐廢處昭臺宮○按劉
向上列女傳雖為女寵發然指陳王氏之禍尤
深切成帝知損許后之奢而不知抑王氏之僭
豈善聽言者邪詔辭深厚爾雅度非欽永冀不
能為許后所上書輕揚浮
躁宜其致既也故附見焉

封丙吉後詔

宣帝初即位賜吉爵關內侯
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

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
功及霍氏誅上親政省尚書事是時掖庭
宮婢則令民去上書自陳有阿保之功引
使者丙吉知狀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
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制詔丞相朕微恥
時御史大夫吉與朕有舊恩厥德茂焉詩
不云乎無德不報其封吉為博陽侯邑千
三百戶吉薨子顯嗣有罪奪爵為關內侯
成帝時修廢功以吉舊恩尤重
鴻嘉元年制詔丞相御史云云

蓋聞褒功德繼絕統所以重宗廟廣聖賢之路
也故博陽侯吉以舊恩有功而封今其祀絕朕
甚憐之夫善善及子孫古今之通誼也其封吉
孫中郎將關內侯是故博陽侯奉吉後

憂郡國災異詔

鴻嘉四年正月

數敕有司務行寬大而禁苛暴訖今不改一人
有辜舉宗拘繫農民失業怨恨者眾傷害和氣
水旱為災關東流冗者眾冗散失其本業也青幽冀部
尤劇朕甚痛焉未聞在位有惻然者孰當助朕

憂之已遣使者循行郡國被災害什四以上民
貲不滿三萬勿出租賦逋貸未入皆勿收流民
欲入關輒籍內所之郡國謹遇以禮務有以全
活之思稱朕意

罷昌陵詔 永始元年七月

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過聽將作大匠萬年言
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內尚
未加功天下虛耗百姓罷勞罷讀作疲客土䟽惡終
不可成朕惟其難怛然傷心失過而不改是謂

過矣其罷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毋有
動搖之心

賜史丹策 永始中病乞骸骨上賜策

左將軍寢病不衰願歸治疾朕愍以官職之事
久留將軍使躬不瘳使光祿勳賜將軍黃金五
十斤安車駟馬其上將軍印綬宜專精神豫近
醫藥以輔不衰 按漢免大臣有策始見於宣帝之免蕭望之其辭曰有司奏君責使者禮遇丞相亡禮廉聲不聞赦慢不遜亡以扶政帥先百僚君不深思陷于茲穢朕不忍致君于理使光祿勳惓策詔君為太子太傅授印其上故印使者便道之官君其秉道明孝正

直是與帥意無訾靡有後言望之賢公卿也其
罪特與丞相亢禮耳而免策有陷于茲穢語已
非所以待臣鄰其後成帝免薛宣翟方進哀帝
免孔光師丹馬宮傅喜皆極其切責無復遷就
為諱之意方進至於自殺故師丹之免也尚書
令唐林上疏曰竊見免大司空丹策書泰深痛
切君子作文為賢者諱丹經為世儒宗德為國
黃者親傅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海內未見
其大過事既已往免爵太重京師識者咸以為
宜復丹邑爵使奉朝請四方所瞻仰也唯陛下
財覽衆心有以慰復師傅之臣上從林言賜爵
關內侯今觀成帝免史丹策其辭頗温厚得進
退大臣體
故錄云

立太子詔

成帝賢之徵
立為皇太子

綏和元年二月孝哀帝紀帝元
帝庶孫定陶恭王子嗣立為王

朕承太祖鴻業奉宗廟二十五年德不能綏理
宇內百姓怨恨者衆不蒙天祐至今未有繼嗣
天下無所繫心觀于往古近事之戒禍亂之萌
皆由斯焉定陶王欣於朕為子慈仁孝順可以
承天序繼祭祀其立欣為皇太子封中山王舅
諫大夫馮參為宜鄉侯益中山國三萬戶以慰
其意賜諸侯王列侯金天下當為父後者爵三
老孝弟方田各有差按哀平之世詔令亦有
四觀者然弄臣為輔篡
賊顯國尚河
道哉故謂之

右昭宣元成詔令凡七十一事

集錄真西山文章正宗卷第四

集錄真西山文章正宗卷第五

辭命

光武封卓茂詔

本傳卓茂為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

無惡言吏人親愛不忍欺之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縣界王莽秉政遷京都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及莽居攝以病免歸更始立以茂為侍中祭酒從至長安知更始政亂以年老乞骸骨歸時光武初即位先訪求茂茂詣河南謁見乃下詔云云

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淳固誠能為人所不能為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

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今以茂為太傅封

褒德侯范氏論曰建武之初雄豪方擾虓呼者連響嬰城者相望斯固倥偬不暇給之日卓茂斷斷小宰無他庸能時已七十餘矣而首加聘命優辭重禮其與周燕之君表閭立館何異哉○愚按西都之亡以士節不厲故爾光武此舉所以洗二百年靡敝之俗與禮嚴光周黨之意同或者乃謂其褒表循吏夫茂於出處去就之節燁然光明如此豈徒一循吏而已是不惟不知帝亦不知茂矣

賜竇融璽書

本傳更始以融為張掖屬國都尉既到撫結雄傑懷輯羌

虜甚得其歡心河西翕然歸之更始敗酒泉太守梁統等以融世任河西為吏民敬向乃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後聞光武即位心欲西向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

時隗囂先稱建武年號融等從受正朔囂外順人望內懷異心使辨士張玄游說曰更始事業已成尋復亡滅此一姓不再興之效今豪傑競逐雌雄未決當各據土宇與隴蜀合從高可為六國下可為尉佗融等於是召豪傑及諸太守計議其中智者皆曰皇帝符命見於圖書以人事論之今稱帝者數人而洛陽土地最廣甲兵最強號令最明觀符命而參人事他姓殆未易當也融遂決策東向五年夏遣長史劉鈞奏書獻馬先是帝聞河西完富地接隴蜀常欲招之以逼囂術亦發使遺融書遇鈞於道即與俱還帝見鈞歡甚饗禮畢乃遣令還賜竇融書云云

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彊倉庫有畜民庶殷富外則折

控羌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
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
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
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
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
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
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
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
必有任器效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

分民自適已事而已今以黃金二百斤賜將軍

便宜輒言

因授融為涼州牧璽書既至河西咸

驚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
立之情融復遣鈞上書曰臣融竊伏自惟幸得
託先后末屬蒙恩為外戚累世二千石至臣之
身復備列位假歷將帥守持一隅以委質則易
為辭以納忠則易為力書不足以深達至誠故
遣劉鈞口陳肝膽自以底裏上露長無纖介而
璽書盛稱蜀漢二王三分鼎足之權任器尉佗
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
逆之分豈可背真舊之主事姦偽之人廢忠貞
之節為傾覆之事弃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
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
遣同產弟友詣闕口陳帝復
賜融書所以慰藉之甚備

賜諸侯策

建武二年春正月封功臣皆為
列侯大國四縣餘各有差詔曰

陶桂

人情得足苦於放縱快須臾之欲忘慎罰之義惟諸將業遠功大誠欲傳之無窮宜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其顯効未酬名籍未立者大鴻臚趣上朕將差而錄之乃遣謁者即授印綬策云云

策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敬之戒之傳爾子孫長為漢藩

議省刑法詔 建武二年三月

頃獄多寃人用刑深刻朕甚愍之孔子云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省刑法

令中都官等出繫囚詔 五年五月

久旱傷麥秋種未下朕甚憂之將殘吏未勝獄多寃抑元元愁恨感動天氣乎其令中都官三輔郡國出繫囚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案見徒免為庶人務進柔良退貪酷各正厥事焉

命郡國給稟高年等詔 六年春正月

往歲水旱蝗蟲為災穀價騰躍人用困乏朕惟百姓無以自贍惻然愍之其命郡國有穀者給稟高年鰥寡孤獨及篤癯無家屬貧不能自存

者如律二千石勉加循撫無令失職

省減吏員詔六月

夫張官置吏所以為人而今百姓遭難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其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可并合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

於是條奏并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

日有食之詔六月

吾德薄不明寇賊為害強弱相凌元元失所詩云日月告凶不用其行永念厥咎內疚於心其

敕公卿舉賢良方正各一人百僚並上封事無

有隱諱有司修職奉行法度七年三月癸亥晦日有食之避正殿

不聽事五日詔上書者不得言聖

三十稅一詔

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稅今軍

士屯田糧儲差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稅

一如舊制按景帝二年令民田租三十而稅一今依景帝故曰舊制

戒厚葬詔

世以厚葬為德薄終為鄙至于富者奢僭貧者

單財法令不能禁禮義不能止倉卒乃知其咎其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悌弟薄葬送終之義

令太官勿受異味詔

十三年正月

往年已敕郡國異味不得有所獻御今猶未止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至乃煩擾道上疲費過所其令太官勿復受明敕下以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自如舊制

地震詔

二十二年七月

日者地震南陽尤甚夫地者任物至重靜而不動者也而今震裂咎在君上鬼神不順無德災殃將及吏人朕甚懼焉其令南陽勿輸今年田租芻橐遣謁者案行其死罪繫囚在戊辰以前減死罪一等賜郡中居人壓死者棺錢人三千吏人死亡或在壞垣毀屋之下而家貧弱不能收拾者其以見錢穀取傭為尋求之

作壽陵詔

二十六年正月初作壽陵將作大匠竇融上書園陵廣袤無慮

所用帝詔云云此不言詔意必帝自言也

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
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
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
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為山陵陂池裁令
流水而已按孝武以後詔令繁文多而實意少
至光武乃復還漢初簡質之舊其辭
之尤約者如二年五月詔曰民有嫁妻賣子欲
歸父母者恣聽之敢拘執論如律十二月詔曰
惟宗室列侯為王莽所廢先靈無所依歸朕甚
愍之其并復故國若侯身已歿屬所上其子孫
見名尚書封拜三年秋七月庚辰詔曰吏不滿
六百石以下至墨綬長相有罪先請男子八十以
上十歲以下及婦人從坐者自非不道詔所名
捕皆不得繫當驗問者即就驗六年五月詔曰

惟天水隴西安定北地吏人為隗囂所誣誤者
又三輔遭難赤眉有犯法不道者自殊死以下
皆赦除之七年三月詔曰今國有衆軍並多精
勇宜且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及軍假吏令
還復民伍十一年二月詔曰天地之性人為貴
其殺奴婢不得減罪八月詔曰敢炙灼奴婢論
如律免所炙灼者為庶人十三年二月詔曰長
沙王興真定王得河間王邵中山王茂皆襲爵
為王不應經義其以興為臨湘侯得為真定侯
邵為樂成侯茂為單父侯其宗室及絕國封侯
者凡一百三十七人十八年詔曰今邊郡盜殺
五十斛罪至於死開殘吏妄殺之路其蠲除此
法同之內郡二十七年五月詔曰昔契作司徒
禹作司空皆無大名其令二府去大中元二年
遺詔曰朕無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務從
約省刺史二千石長吏皆無離城郭無追吏及
因郵奏若是者皆不炫文采而意旨自足蓋自
昔方隆之時事從簡實故文不勝質及世之將

敝則文勝而質衰矣此有國者當戒亦秉筆代言者所宜知也

報臧宮詔

本傳匈奴疫自相分爭宮願得五千騎以立功帝笑曰常勝

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二十七年與揚虛侯馬武上書云云詔報曰

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強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疆有其

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

無善政災變不息

左傳曰國無善政則百姓驚自取適於日月之災

百姓驚

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

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疆而屯田警備

傳聞之事恒多失實

公羊傳曰見者異辭聞者異辭

誠

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

不如息人

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

賜周黨帛詔

建武中徵為議郎以病去職復被徵黨着短布單衣光武

引見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詔云云

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四匹

明帝行養老禮詔

永平二年十月幸辟雍初行養老禮詔云云按

中元二年夏四月丙辰詔有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若涉淵冰而無攸濟之語說者謂漢詔多出於人主之手殆或然也丙辰詔今不載

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饗

謂三朝之禮謂中元元年

年初起明堂辟雍靈臺也 眇眇小子屬當聖業間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今月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

五更安車輓輪供綏執綏侯王設醬公卿饌珍

朕親袒割執爵而酌

漢官儀曰三老五更皆取有首妻男女全具者續漢

志曰養三老五更先吉日司徒上太傅若講師故三公人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三公一人為三老次卿一人為五更皆服絺紵大袍單衣阜緣領袖中衣冠進賢扶玉杖五更亦如之不杖皆齊于太學講堂其日乘輿先到辟雍拜畢殿坐于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門屏交禮導自阼階三老自賓階升東面三公設几杖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俎執醬而饋執爵而酌五更南面三公進供禮亦如之明日皆詣闕謝以其於禮太隆也醬醢也珍謂肴羞之屬即周禮八珍之類鄭玄注儀禮云酌漱世所以潔口音胤 祝哽在前祝噎在後老人食多噎故置人於升歌鹿鳴下管

新宮

鹿鳴詩小雅篇名也新宮小雅逸篇八佾也升登也

具修萬舞

萬亦舞也朕固薄德何以克當易陳

負乘詩刺彼其永念慚疚無忘厥心三老李躬

年耆學昭五更之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

無言不酬其賜宗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三老

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

有司順時勸農詔

三年正月

朕奉郊祀登靈臺見史官正儀度

儀謂渾儀以銅爲之置於

靈臺王者正天文之器也度謂日月星辰之行度也史官即大史掌天文之官也夫春

者歲之始也始得其正則三時有成比者水旱

不節邊人食寡政失於上人受其咎有司其勉

順時氣勸督農桑去其螟蟻以及蝥賊

爾雅曰食苗心

日螟食節曰賊食根曰蝥蟻一名短狐言此者欲令臣下順時行政勿侵擾也詳刑慎

罰明察單辭

單辭猶偏辭也

夙夜匪懈以稱朕意

日食詔

八

朕奉承祖業無有善政日月薄蝕彗孛見天水

旱不節稼穡不成人無百儲下生愁墊雖夙夜

勤思而智能不逮昔楚無災以致恐懼

說苑曰楚

莊王見云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于山川魯
曰天其忘余歟此能求過于天必不逆諫矣魯
哀禍大天不降譴魯哀公時政彌亂絕不日食
不應者譴之何益告之不悟當致日食之變而
故哀公之篇無日食之異今之動變儻尚可
救有司勉思厥職以匡無德古者卿士獻詩百
工箴諫其言事者靡有所諱

引咎詔八年十月晦日有食之既

朕以無德奉承大業而下貽人怨上動三光日

食之變其災尤大春秋圖讖所為至譴春秋感

人主含天光據璣衡齊七政操入極故君明聖人道得正則日月光明五星有度日月明則道正

不明則政亂故常戒以自救厲日食皆象君之進退為盈縮當春秋揆亂日食三十六故曰至

也譴永思厥咎在予一人群司勉修職事極言無

諱於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帝覽章深

自引咎乃以所上班示百官又曰群僚所言皆

朕之過人寃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輕用人力

繕修宮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昔應門失守關

雎刺世春秋說題辭曰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

處也言不以政事為務則有宣淫之心關雎樂而不淫思得賢人與之共化修應門之政者也

薛君韓詩章句曰詩人言雎鳩貞潔慎匹以聲相求隱蔽于無人之處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宮

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宴處
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于色賢人見其萌故
詠關雎說淑女飛蓬隨風微子所歎管子曰無
正容儀以刺時飛蓬飛蓬永覽前戒竦然
飛搖而無所定謂之飛蓬飛蓬永覽前戒竦然
之間明主不聽此言微子未詳

由明車服制度詔十三年五月

昔曾閔奉親竭歡致養仲尼葬子有棺無槨喪
貴致哀禮存寧儉今百姓送終之制競為奢靡
生者無儋石之儲而財力盡於墳土伏臘無糟
糠而牲宰兼於一奠史記曰秦德公始為伏祠
歷忌曰伏者何也金氣伏

蒸之日也四氣代謝皆以相生至于立秋以金
代火金畏于火故喪日必伏月令孟冬之月
先祖說文云臘冬至後祭百神
始皇更臘曰嘉平奠喪祭也糜破積世之業
以供終朝之費子孫飢寒絕命於此豈祖考之
意哉又車服制度恣極耳目田荒不耕游食者

衆有司其申明科禁宜於今者宣下郡國

章帝尊師傅詔永平十八年八月即位
十月詔云云時未改元

朕以眇身託于王侯之上統理萬機懼失厥中
兢兢業業未知所濟深惟守文之主必建師傅
之官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行太尉事

節鄉侯熹三世在位為國元老趙熹光武時為太尉明帝時行

事太尉司空融融年典職六年勤勞不怠其以熹

為太傅融為太尉並錄尚書事三事大夫莫肯

夙夜小雅之所傷也詩雨無正之文也三事三公也鄭玄注云幽王在外

三公及諸侯隨而行者皆無復君臣之禮不肯晨夜省王予違汝弼汝無面

從股肱之正義也群后百僚勉思厥職各貢忠

誠以輔不逮申敕四方稱朕意焉

地震詔建初元年三月山陽東平地地震

朕以無德奉承六業夙夜慄慄不敢荒寧而災

異仍見與政相應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選舉

乖實俗吏傷人官職耗亂刑罰不中可不憂與

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猶

誨以賢才問以得人明政無大小以得人為本

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真偽

茂才孝廉歲以百數既非能顯而當授之政事

甚無謂也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剛畝不繫

閎闕敷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政有

異迹文質彬彬朕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

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三公糾非法詔二年三月

比年陰陽不調飢饉屢臻深惟先帝憂人之本詔書曰不傷財不害民誠欲元元去末歸本而今貴戚近親奢縱無度嫁娶送終尤為僭侈有司廢典莫肯舉察春秋之義以貴理賤今自三公並宜明糾非法宣振威風朕在弱冠未知稼穡之艱難區區管窺豈能照一隅哉其科條制

度所宜施行在事者備為之禁先京師而後諸夏

講議五經同異詔四年十一月

蓋三代導人教學為本漢承暴秦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為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名家孝宣皇帝以為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書後又立京氏易大小夏侯勝從兄子建也京氏京房也至建武中復置顏氏嚴氏春秋嚴氏謂嚴彭祖顏氏謂顏安樂大小戴戴德戴勝也此皆

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藝也中元元年詔書五

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至永平元年長水校尉

儵樊儵奏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欲使諸儒共

正經義頗令學者得以自助孔子曰學之不講

是吾憂也又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

其中矣於戲其勉之哉於是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

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奏議

選高才生受學詔八年十月二月

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遺辭乖疑難正恐先

師微言將遂廢絕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其

令群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

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

禁考獄多酷詔元和元年七月

律云掠者唯得榜笞立荅類篇曰掠問也廣雅

笞擊也立謂又令丙垂長短有數今丙為篇之

立而考訊之京師定篋令篋長五尺人本大一寸其竹也自往

者大獄已來掠考多酷鉗鑽之屬大獄謂楚王

音其廉反說文曰鉗錄也國語曰慘苦無極念
中刑用鑕鑿皆謂慘酷其肌膚也
其痛毒怵然恐心書曰鞭作官刑豈云若此
國注尚書曰鞭為理官事之刑宜及秋冬理獄明為其禁

蠲除禁錮詔

書云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
往者妖言大獄所及廣遠一人犯罪禁至三屬
即三族也謂父族母族及妻族莫得垂纓仕宦王朝如有賢才
而沒齒無用朕甚憐之非所謂與之更始也諸
以前妖惡禁錮者一皆蠲除之以明棄咎之路

但不得在宿衛而已

賜胎養穀等詔

令云人有產子者復勿算三歲今諸懷妊者賜
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算一歲著以為令又
詔三公曰方春生養萬物享甲
前書音義曰享葉裏白皮也易曰百果甲折也宜助萌陽以育時物其令有司罪非殊
死且勿案驗及吏人條書相告不得聽受冀以
息事寧人敬奉天氣立秋如故夫俗吏矯飾外
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

化朕甚饜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悞無華日計
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方字伯况平原人吏人
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間
救二千石各尚寬明而今富姦行賂於下貪吏
在法於上使有罪不論而無過被刑甚大逆也
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
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
吏不加理人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
意焉

定報囚律詔

春秋於春每月書王者重三正慎三微也謂三正
地人之正所以有三者由有三微之月王者所
當奉而成之禮記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
三微者三正之始萬物皆微物色不同故王者
取法焉十一月時陽氣始施於黃泉之下色皆
赤赤者陽氣故周為天正色尚赤十二月萬物
始牙而色白白者陰氣故殷為地正色尚白十
三月萬物莩甲而出其色皆黑得加功展業
故夏為人正色尚黑尚書大傳曰夏十三月為
正平旦為朔殷以十二月為正維鳴為朔周以
十一月為正後半為朔必以二微之月為正者
當爾之時物皆尚微王者受律十二月立春不
命當扶微理弱奉誠之義也律十二月立春不
以報囚報論也立春陽氣至月令冬至之後

有順陽助生之文月令仲冬是日也日短至陰陽之所定而無鞫獄斷刑之政朕咨訪儒雅稽之典籍以為王者生殺宜順時氣其定律無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

廩給嬰兒詔三年正月

蓋君人者視民如父母有憺怛之憂有忠和之教匍匐之救其嬰兒無父母親屬及有子不能

養食者廩給如律按漢制度曰帝之下書有四書四曰誠敕策書者編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篆書起年月日稱皇帝以命諸侯王三公

以罪免亦賜策而以隸書用尺一木兩行惟此為異也制書者帝者制度之命其文曰制詔三公皆璽封尚書令印重封露布州縣也詔書者詔告也其文曰告某官云如故事誠敕者謂敕刺史太守其文曰有詔敕某官他皆放此

右光武明章詔令凡三十事

集錄真山文章正宗卷第五

集錄真西山文章正宗卷第六

議論

祭公謀父諫征犬戎

國語下同

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

祭畿內之國周公之

後為王卿士謀父字也

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

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之頌曰

載戢于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

保之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

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

示之以好惡鄉方也

以文

脩之文禮法也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

世以滋大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

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不窋棄之子

而自竄于戎翟之間堯封棄于郅至不窋失官去夏而遷於邠邠西接戎

北近翟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脩其緒脩其訓典

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

前人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

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弗

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

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

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

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

日祭日祭祭于祖考謂上食也近漢亦然月祀月祀於曾高時享時享於二

祧歲貢歲貢於壇墀終王終謂世終也朝嗣王及即位而來見先王之

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意志意也謂邦甸之內有違闕不供日祭者先修意

以自責畿內近知王意也有不祀則修言言號令也有不享則修

文文法也有不貢則修名名謂尊卑職貢之名號有不王則

修德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序成

謂上五者次序也已成
而有不至則有刑誅
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

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
謂以文詞告曉之
於是乎有刑罰之辟

祭也
有攻伐之兵
伐不祀也
有征

討之備
征不享也
有威讓之令
讓不貢也
有文告之辭
告不

也
王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於德無勤民

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仕

之終也
大畢伯仕犬戎氏
犬戎氏以其職來王

以其職謂其嗣子以
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

且觀之兵
享賓服
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

頓乎
頓敗也
吾聞夫犬戎樹惇
樹立也言犬能帥

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
禦猶應也距也
王不

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

不至

召公諫監謗

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
召公

召康公之後
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
衛巫衛國

穆公虎也
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

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

公曰是郭之也

郭防也

防民之口甚於防川

流者曰川

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

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

至於列士獻詩

獻詩以風也

瞽獻典

無目曰瞽

樂典也史獻書

史外史也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

師箴

師小師也箴箴

刺王闕以睽賦

無眸子曰睽賦賦公

睽誦子而

無見曰矇周禮矇主眩歌

百工諫

百王執技以

執事以諫謂若匠師慶

庶人傳語

庶人卑賤見

達傳以近臣盡規

近臣謂驂僕之屬也盡

規盡其規計以告王

親戚

補察

補補過察察政也傳曰自王以瞽史教誨

瞽樂太師史大史也掌陰陽天時禮法之書

艾修之

耆艾師

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

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

出

山川所以宣地氣而出財

猶其有原隰衍沃

也衣食於是乎生

廣平曰原下濕曰隰

口之宣

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

衣食者也夫民慮之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

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

與辭也能幾何言不久也

王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芮良夫諫專利

厲王說榮夷公

榮國名夷謚也

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

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

我烝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為卿士諸侯不享王流于彘

虢文公諫不藉千畝

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

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厯純固於是乎成是

故稷為大官古者大史順時視音土也陽瘳

丁佐反憤盈土氣震發瘳厚也又方言楚謂怒為瘳憤積也盈滿也震動也

發起也農祥晨正農祥房星也晨正謂立春之日晨中於午也農事之候故曰農

祥也日月底于天廟底至也天廟營室也孟春之月日月皆在營室土乃

脉發脉理也農書曰春土冒先時九日太史告

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烝土膏其動弗震

弗渝脉其滿膏穀乃不殖渝變也膏災也言陽氣俱升上膏欲動當

即發動變寫其氣不然則脉稷以告王曰史帥

陽官以命我司事史太史陽官春官司事主農事官也曰距今九

日土其俱動王其祗祓監古懺反農不易祗敬也祓齊戒

祓除也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

壇于藉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瞽告有

協風至瞽樂大師知風聲者協和也風氣和時候至也立春曰融風王即齊

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齊三日王乃淳濯饗醴淳沃

也濯既也饗飲也謂王沐浴飲醴酒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犧

也司尊王裸鬯饗醴乃行裸灌也灌鬯飲醴皆所以白香潔百吏

庶民畢從及藉后稷監古懺反之膳夫農正陳

藉禮太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墾音鉢一墾

也王無偶班三之班次也三之下各三其上也

以一耜耕班三之班次也三之下各三其上也王一墾公三卿九大夫二十

七庶人終于千畝其后稷省功太史監之司徒

省民太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

王王歆大牢歆饗也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瞽

帥音官以省風土音官樂官也風土以音律廩

于藉東南鍾而歲之廩御廩一名神倉東南生長之處鍾聚也謂為廩以

歲王所藉田而時布之于農稷則徧戒百姓紀

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

司寇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一之先農正再

之農正后稷之佐田后稷三之后稷農官之司

空四之司空主道路溝司徒五之司徒省民太

保六之太師七之太保太師天子三公佐王論

司太史八之太史掌達官府宗伯九之宗伯卿

王之大禮若王不與王則大徇太徇師公卿大

祭則攝位故次太史王則大徇夫親行農也

耨穫亦如之如之如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

脩其疆畔日服其罽不解于時財用不乏民用

和同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

文選卷之六

七

陶秀

以干農功

求利謂變易役使于亂農功

三時務農而一時講

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而

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

欲脩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之祀而困民

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

仲山父諫立少

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

獻公子武公敖也括武公長子伯御也戲括弟

懿公也

王立戲

以為太子

父王卿士食邑於樊

不順必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

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

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也今天子立諸

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倣之

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

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天子其圖之王卒立

之魯侯歸而卒及魯人殺懿公而立伯御三十

二年宣王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是而不睦

皆周宣王以前文章不見於書而幸見於國語有志學古者其深味之

富辰諫以狄伐鄭

左氏傳僖公二十四年

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

洩堵俞彌帥師伐滑鄭大夫王使伯服游孫伯如

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

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怨王助衛為滑請故不聽王命而

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

之太上以德撫民無親疏也其次親親以相及也先親

以及疏推恩以行義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

以蕃屏周弔傷也咸同也周公傷夏殷之叔世疏其親戚以至滅亡故廣封其兄弟

管蔡邲霍魯衛毛聃郕雍曹滕畢原鄭郟文之

昭也十六國皆文王子邢晉應韓武之穆也四國皆武王子凡

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胤嗣也召穆公思周德

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類善也糾收也召穆

公周卿士名虎召采地周厲王之時周德衰微兄弟道缺召穆公于東都收會宗族特作此周公之樂歌棣棣詩屬小雅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

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

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庶幾親親睦近尊賢德

之大者也即壘從味與頑用器姦之大者也棄

之

之

德崇茲禍之大者也

宗聚也

鄭有平惠之勳

平王東遷

晉鄭焉依惠王出奔

又有厲宣之親

鄭始封之祖桓公友

周厲王之弟

棄嬖寵而用三良

七年殺嬖臣申侯十六年殺寵

諸叔師叔所謂尊賢

於諸姬為近四德具矣耳

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

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狄

皆則之四茲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

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

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

周公作詩

召公歌之故言亦云

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

諸姦無乃不可乎

變周召親兄弟之道

民未忘禍王又興

之前有子頹之亂中有叔帶召狄故曰民未忘禍

其若文武何王弗聽

使頹叔桃于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

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

倦矣施者未厭

施功勞也

狄固貪恠王又

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

婦女之志近之則不知足遠之則怨怒無

已終猶已也

狄必為患王又弗聽

富辰諫以翟女為后

國語下同

王降翟師以伐鄭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爲后富
辰諫曰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利內則福由
之利外則取禍今王外利矣其無乃階禍乎昔
摯疇之國也由大任祀繒由大妣齊許申呂由
大姜陳由大姁是皆能內利親親者也昔鄆之
亡也由仲任密須由伯姑鄆由叔妘聃由鄭姬
息由陳媯鄧由楚曼羅由季姬廬由荆媯是皆
外利離親者也王曰利何如而內何如而外對
曰尊貴明賢庸勲長老愛親禮新親舊然則民

莫不審固其心力以役上令官不易方而財不
匱竭求無不至動無不濟百姓兆民夫人奉利
而歸諸上是利之內也若七德離判民乃攜貳
各以利退上求不暨是其外利也夫翟無列於
王室鄭伯南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翟豺狼
之德也鄭未失周典王而蔑之是不明賢也平
桓莊惠皆受鄭勞王而棄之是不庸勲也鄭伯
捷之齒長突王而弱之是不長老也翟隗姓也
鄭出自宣王王而虐之是不愛親也夫禮新不

間舊王以翟女間姜任非禮且棄舊也

姜氏任氏之女

世為王姬嬪今以翟女代之為棄舊也

王一舉而棄七德臣故曰

利外矣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王不

忍小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翟翟封豕豺狼

也不可厭也王弗聽十八年王黜翟后翟人來

誅殺譚伯富辰曰昔吾驪諫王王弗從以及此

難若我不出王其以我為懟乎乃以其屬死之

內史過論晉君臣

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呂甥卻

芮相晉侯不敬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過

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且呂卻將不

免王曰何故對曰夏書有之曰衆非元后何戴

后非衆無與守邦在湯誓曰予一人有臯無以

萬夫萬夫有臯在予一人在般庚曰國之臧則

維女衆國之不臧則維余一人是有逸罰如是

則長衆使民不可不慎也民之所急在於大事

先王知大事之必以衆濟也故祓除其心以和

惠民考中度衷以泄之昭明物則以訓之制義

庶孚以行之祓除其心精也考中度衷忠也昭
明物則禮也制義庶孚信也然則長衆使民之
道非精不和非忠不立非禮不順非信不行今
晉侯即位而背内外之賂背外不與秦地背內不與里不之田虐
其處者棄其信也虐其處者殺里不之黨不敬王命棄其
禮也施其所惡棄其忠也以惡實心棄其精也
四者皆棄則遠不至而近不和矣將何以守國
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上帝明神而敬事
之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諸侯春秋

受職于王以臨其民大夫士日恪位著以儆其

官

中廷之左右曰位門屏之間曰著

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共

其土猶恐有墜失也故爲車服旗章以旌之爲

摯幣瑞節以鎮之爲班爵貴賤以列之爲令聞

嘉譽以聲之

謂有功德者則以策命述其功美進爵加錫以聲之

猶有散

遷解慢而著在刑辟流在裔土於是乎有夷蠻

之國有斧鉞刀墨之民而況可以淫縱其身乎

夫晉侯非嗣也而得其位臺臺怵惕保任戒懼

猶曰未也若將廣其心而遠其鄰陵其民而卑

其上將何以固守夫執玉卑替其摯也拜不稽首誣其王也替摯無鎮誣王無民夫天事恒象任重享大者必速及故晉侯誣王人亦將誣之欲替其摯人亦將替之大臣享其祿弗諫而阿之亦必及焉襄王三年而立晉侯八年而隕於韓十六年而晉人殺懷公無胄秦人殺子金子

公子金呂甥子公卻芮之字也按晉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於內史過曰是何故固有之乎對曰有之國之將與其君齊明衷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淫佚荒

怠靡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訟百姓攜貳明神弗蠲而民有遠志民人怨痛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是以或見神以興亦或以亡王曰其誰受之曰在號土王曰何為福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逢福淫而得神是謂逢禍今號少荒其亡乎王使太宰忌父帥傅氏及祝史奉犧牲王鬯往獻焉內史過從至號號公亦使祝史請土焉內史過歸告王曰號必亡矣不禋於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不親於民而求用焉民必違之精意以享禋也慈保庶民信也今號公動匱百姓以逞其違離民怒神而求利焉不亦難乎此章在論晉君臣之前其間有涉巫史之語故不全錄

單襄公言陳必亡

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

火朝覲矣道第不可行也

火心星也覲見也草穢塞路為第朝見謂

夏正十月晨見於辰

候不在疆

候候人也掌送迎賓客者

司空不視塗

司空卿官掌道路

澤不陂

陂障也

川不梁

流曰川梁渠梁

野有庾

積也露積

塲功未畢

治塲未畢也

道無列樹

古者列樹以表道且

為城守之用

墾田若執

發田曰墾執猶蒔也

膳宰不

致餼

膳宰膳夫也掌賓客之牢禮生日餼

司里不授館

司里里宰也掌授客

館國無寄寓

寓亦寄也無寄寓者不為廬舍以寄羈旅之客

縣無施舍

四甸為縣縣方六十里施舍者所以施舍賓客負任之處

民將築臺于夏氏

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

賓弗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

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

辰角大辰蒼龍之角角星

名也見者朝見東方建戌之初寒露節也雨畢者殺氣日盛雨氣盡也

天根見而

水涸

天根亢氏之間也涸竭也謂寒露雨畢之後五日天根朝見水潦盡竭也

木見

而草木節解

木氏也謂寒露之後十日陽氣盡草木之枝節皆理解也

而隕霜

駟天駟房星也隕落也謂建戌之中霜始降

火見而清風戒

寒謂霜降之後清風先至所以戒人為寒備也

故先王之教曰雨畢

而除道水涸而成梁

教謂月令之屬也

草木節解而備

歲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

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

夏令夏后氏之令周所因也除道所以便

行旅成梁所以便民使不涉也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待而畚揭

時儆時所以儆告其民也收而場功使人修困倉也待具也畚器名土龍也揭昇上之器具汝

畚揭將以築作也營室之中土功其始

定謂之營室謂定星昏正於午土功可以始火之初見期于司

也詩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宮里

期會也致其築作之具會于司里之宮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

賄而廣施德于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覲矣而

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

舟梁為梁也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

道立鄙食以守路

鄙四鄙十里有廬廬有飲食國有郊牧

曰郊牧放牧之地置有寓望

置境也境界之上有寄寓之舍候望之人藪有

圃草

澤無水曰藪圃大也必有茂大之草以備財用園有林池

園苑也林積木池積水也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縣耜

言也野無奧草不奪民時不蔑民功有優無匱有

逸無罷國有班事縣有序民今陳國道路不可

知田在草間

不墾者多功成而不收民罷於逸樂是

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周之秩官有之

秩官周常官篇名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

關尹司關掌四方賓客叩關則為之告行

理以節逆之理吏也逆迎也執瑞節為信而迎之也行理小行人候人為

導導賓至於朝卿出郊勞聘禮曰賓至於近郊

勞門尹除門門門尹司門也除宗祝執祀宗宗伯

也執祀具將有事於廟司里授館司里授客所

也聘禮司徒具徒具徒役修道司空視塗視險

司寇詰姦禁詰姦盜虞人入材虞人掌山澤之官祭

甸人積薪甸人掌薪火師監燎火師司火水師

監灌水師掌水監膳宰致饗熟食廩人獻餼生

米餼禾也司馬陳芻司馬掌帥圉人養馬故工人展

車展省客車補傷敗也百官各以物至賓人如歸是故小

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

虔至於王使則皆官正涖事正長也上卿監之

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

於周承王命以為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茂

先王之官也先王之令有之曰文武天道賞善

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彛無即愆淫各守

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仇

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

乎陳我大姬之後也棄袞冕而南冠以出不亦
簡彛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教茂帥
其德也猶恐隕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
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
者其能久乎六年單子如楚八年陳侯殺于夏
氏九年楚子入陳

太子晉諫壅川

靈王三十二年穀洛闕將毀王宮

穀洛二水名闕者兩水格有似於闕洛在王城之南穀在王城之北東入于瀍至靈王時穀水盛出於王城西而南流合

於洛水毀王城西南將及王宮故齊人城郊

王欲壅之

欲壅防穀水使北出也

太子晉諫曰不可

晉靈王太子也蚤卒不立

晉聞古之長民

者不墮山

墮毀也

不崇藪

崇高也澤藪無水曰藪

不防川

不竇澤

澤居水也竇決也不為此四者為其反天性

夫山土之聚也

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

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䟽為川谷以導其氣陂

塘汚庫以鍾其美

美謂滋潤

是故聚不地崩而物有

所歸

大曰崩小曰地

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

沈伏也滯積也越遠

也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

物有所歸故生有財用山

陵不崩故死有所葬然則無天昏札瘥之憂而無飢寒之

匱之患短折曰夭狂惑曰昏疫死曰札瘥病也故上下能相固以

待不虞古之聖王唯此之慎慎逆天地之性昔共工棄

此道也虞于湛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

堙庠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興

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崇伯鯀播其淫心稱遂

共工之過堯用殛之于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之

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于民

而度之于群生共之從孫四岳佐之共共工也從孫昆弟

之孫也四岳官名主四岳之祭為諸侯伯佐助也言共工從孫為四岳之官掌帥諸侯助禹治

水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鍾水豐物封崇九江決

汨九川陂障九澤豐殖九藪汨越九原宅居九

隩隩內也九州之內皆可宅居合通四海使之同軌故天無伏陰

伏陰夏有霜電地無散陽散陽李梅冬實水無沈氣沈伏也無伏積之氣

火無災燁燁焱起貌大神無間行間行姦神淫厲之屬民

無淫心陰陽調財用足時無逆數逆數四時寒暑反逆物

無害生蝗螟之屬不害嘉穀帥象禹之功度之于軌儀莫

非嘉績克厭帝心皇天嘉之胙以天下也胙祿也賜

姓曰妣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

祉福殷盛賜姓曰妣氏曰有夏者以其能以善福殷富天下生育萬物妣猶祉也夏大也以善福殷富天下為大也昨四岳國命為侯伯堯以四岳佐禹有功封於呂

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為禹股肱心膂以

養物豐民人也氏曰有呂者以四岳能輔成禹功比於股肱心膂呂之為言膂也

也此一王四伯豈繫多寵皆亡王之後王謂禹四伯謂

回岳唯能釐舉嘉義以有胤在下守祀不替其

典有夏雖衰祀郛猶在祀郛二國夏後也申呂雖衰齊

許猶在申呂四岳之後商周之世或封於申齊許其族也唯有嘉功以

命姓受祀迄於天下及其失之也必有悞淫之

心間之也悞慢也故亡其氏姓踣弊不振絕後無主

堙替隸圉堙沒也替廢也隸役也圉養馬者夫亡者豈繫無寵

皆黃炎之後也唯不帥天地之度不順四時之

序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以殄滅無胤

至于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心間之

度於天地而順於時動和於民神而儀於物則

故高朗令終顯融昭明命姓授氏而附之以令

名若啓先王之遺訓省其典圖刑法而觀其廢

興者皆可知也其興者必有夏呂之功焉其廢者必有共鯨之敗焉今吾執政毋乃實有所避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於爭明以妨王宮王而飾之毋乃不可乎

單穆公諫鑄大錢

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

景王靈王之子二十一年魯昭之十八年

也錢者金幣之名所以買物通財用也

單穆公曰不可

穆公王卿士單靖公

之曾孫

古者天災降戾

降下也戾至也災謂水旱蟲螟之類

於是乎

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拯民

量猶度也資財也權稱也振振也

民

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

民患幣輕而物貴則作重幣以行其

也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

重曰母輕曰子以子

貿物物輕則子獨行物重則以母權而行之子母相通民皆得其欲

若不堪重則

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

行小大利之

堪任也不任之者幣重物輕妨其用也故作輕幣雜而用之以重者

貿其貴以輕者貿其賤子權母者母不足則以子平而行之故錢小大民皆以為利也

今

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

廢輕而作重則本竭

而末寡故民失其資也

若匱王用將有所乏

民財匱無以供上故王用

將乏也

乏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

民也

遠志逋逃也

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

備國備也未至而設

之謂豫備不虞安不忘危

有至而後救之

至而後救之謂若救火療疾量資幣

平輕重之屬

是不相入也

二者先後各有宜不相入不相為用也

不可先

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周固羸

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

乎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召之則

何以經國國無經則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

患也故聖王樹德於民以除之夏書有之曰關

石和鈞王府則有

夏書逸書也關門關之征也石今之斛也言征賦調均則

王之府藏常有之

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愷

悌君子于祿愷悌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

以易樂于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

肆既

肆極也既盡也

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

傷彫

也穀地為田麻地為疇

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

有焉

險危也

且絕民用以實王府

絕民用謂廢小錢歛而鑄大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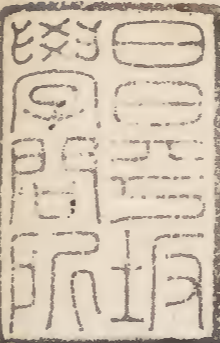
猶塞川原而為潢汙也其竭也無日矣若民離

而財匱災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

備亡無救也災之備也吾

周官之於災備也其所怠棄者多矣

周官周六官災備備



災之法令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歲而翳其

人也王其圖之王弗聽卒鑄大錢又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

單穆公諫問之伶州鳩州鳩亦聽然所謂耳目心之樞

機也故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非

鳩所謂上作器民備樂之則為和今財亡民罷

莫不怨恨臣不知其和也且民所曹好鮮其不

濟也民所曹惡鮮其不廢也故諺曰衆心成城

衆口鑠金今三年之中而害金再興焉懼一之

廢也韋氏謂害金害民之金謂錢及鍾也此皆

右有周諸臣論諫之辭凡十事王告

集錄真西山文章正宗卷第六

